

## 第一章

狄霏翻了翻皮包內的東西，這次可真的是帥斃了，沒有船票，她哪兒也去不成了。偏偏她又不能留在這兒，除非她想被揪著衣領捉回去，否則她最好是拚了命也要把船票找出來！於是狄霏又再翻了翻皮包內的東西，順手把裡頭的「贅物」往後丟了出去。

倚廷洛啼笑皆非的拿下不知從何處飛來、黏在他俊臉上的「麵包」，四下望了望，隨即發現不遠處有一個正在翻著皮包的女孩。

是她丟的吧？他想。手中拿著那一塊好自在絲薄蝶翼衛生棉，他有些尷尬地朝那女孩走去。

「小姐，小姐？」

狄霏懊惱地坐在椅子上，突然一個略顯低沉沙啞的聲音自她的背後響起，她迅速回過頭去，映入眼簾的是一張俊美的臉龐，正以深邃、迷人的一對眼睛盯著她。狄霏被他看得渾身不自在，清了清喉嚨道：「你……呃、你是在叫我？」

「沒錯。」

「我們認識嗎？」狄霏試探性地問，十分確定自己不認識這個男人，也從沒見過他。

「今天是第一次見面。」倚廷洛說話時略微抬了抬手，以便讓她瞧見他手中那薄薄的一片，但在看清她後，驀地一怔。他發現她有一雙和他們非常相似的翠綠色、必要時會近似透明的眼眸。會是他們的同類嗎？

他不確定，眼神卻怎麼也離不開眼前這個嬌美但又有些迷糊的女孩。

狄霏神色迷惘地看了他手中的東西一眼。一個大男人好像不會用到那個東西嘛！他不會是變態吧？她又多看了他一眼，心裡直嘆，真可惜呀！這麼一個出色的男人居然是一一變態？！

「你……」她有點不知該如何啟口。

倚廷洛自她的眼中瞧出了一切，好笑地遞出手中的東西，同時也確定她是個普通人，否則他不會聞不出她的氣息。

狄霏退了一步，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見她如此驚駭的反應，他不得不開口。「小姐，請妳收回妳的東西，好嗎？」

「我……我的東西？」狄霏差點被自己的口水給嗆死。

「是啊！」他一臉無辜地說，「剛才妳在找東西的時候，不小心把它丟到我的臉上。」

雖然他的口氣已經非常、非常的委婉了，但狄霏仍是無法控制地漲紅了臉。

她迅速搶回那塊衛生棉，「對不起，真的非常對不起！」除了這句話之外，她也想不出別的話好說了。

「沒關係。」倚廷洛無所謂地聳聳肩，看到她手足無措的模樣，難得沒有維持向來的風度，忍不住逗她，「我長這麼大，還沒被衛生棉打過。」

狄霏先是一愣，接著便白了他一眼，「難不成你想再被打一次？」這人還真不是普通的沒水準，她都已經道歉了，他還想怎麼樣？虧他還長得如此英俊瀟灑。

「不，不！我敬謝不敏了。」倚廷洛連忙揮動雙手拒絕。  
再被打一次？！他翻了翻白眼，要是讓別人知道他被一個女人用衛生棉砸到臉，不被笑歪才奇怪！尤其是敬辰這小子，總是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取笑別人的機會。

「妳剛才在找什麼？」他善意地問。  
「我的船票。」狄霏像一顆洩了氣的皮球。  
「找到了嗎？」  
「你看我的樣子像是找到了嗎？」她苦著一張臉。  
「……不像。」  
「那就對啦！」狄霏幽幽地說。她可不想被捉回去啊！但她一點也不懷疑狄家軍的能力。

倚廷洛遺憾地嘆了口氣，「也許妳該再重新訂船位。」要不是他的船即將起程，他會很樂意替她解決困難，但族人畢竟比一個……看得還算順眼的陌生女子重要。

狄霏搖了搖頭。她身上的錢只夠零用，買不起另一張船票了。

「嗚——」  
這時遠遠傳來一聲汽笛的聲音，提醒未上船的旅客船就要開了。  
倚廷洛抬手看了看錶，「對不起，我該走了。」給了個愛莫能助的表情後，他下意識的再深深看了她一眼，才收回目光，從容優雅的離開。  
狄霏無奈且無助地望著他離去的背影。現在如果有人能幫助她離開的話，她一定會二話不說馬上提起行李跟著他走。她現在好後悔，稍早時不該打電話回家的，現在好了，再過幾個小時她的哥哥們就會殺到這兒來，這一次她要是再被他們拎回去的話，肯定別想再出來了。

「小姐，妳想到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小島去觀光嗎？」  
突然，一個蒼老卻渾厚的聲音響起，狄霏抬起頭望向聲音的來源，就見身後有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正慈祥地望著她。

她回視老者深邃的綠眸，很好奇為什麼今天遇到的人都有一雙綠眸？

「老爺爺，您在和我說話嗎？」  
「是啊！」老者報以一抹微笑，「妳想到一個世外桃源的地方去觀光嗎？」  
「好、好呀！」她連聲應允。求之不得呢！她才不在乎老人要她去的地方是何處，即使是非洲她也不介意，反正只要離開這裡就好。

老者於是伸出手臂，「那麼我們走吧！」

狄霏挽住他，邊走邊笑問：「老爺爺，我能知道您的名字嗎？」

「倚擎天。」老者若有所思地望著前面的道路。他知道這女孩就是狼王命中注定的伴侶，也許她這一去會將島上的生活攬得天翻地覆，但他仍是要送她過去。

「我們要去什麼地方？」  
「妳去了就知道。」他故作神祕。  
「可是我沒有訂船位耶。」狄霏說出她的顧慮。

「船到橋頭自然直。」倚擎天淡答一句後便不再說話了。

狄霏仍是有些憂心忡忡，但她想了下後，很快也決定不管了，反正死不了人。

這時，倚擎天在轉角處突然停下腳步。

「怎麼了？倚爺爺。」狄霏好奇地左右望了望。

倚擎天指了指前面碼頭停靠的一艘客輪，「看到了嗎？那一艘就是你要搭的船。」

「您不去嗎？」狄霏打量了一下將要搭乘的船，船身有著極漂亮且精緻的浮雕，光從外表上看來，不難猜出這艘客輪的主人鐵定是個有錢的富豪。

「我？！當然要，只不過我得搭下一班。」倚擎天微笑，遠眺著客輪上的人影。不曉得廷洛現在在做什麼，到時候會來得及出面救這小姑娘吧？他出神地想著。他可不希望到時自己得暴露身分，如果真是如此，那可就沒戲唱了。

「倚爺爺，倚爺爺。」狄霏喚著出神的老者。

倚擎天立即回過神。這個爺爺的稱呼可把他給叫老了，他苦笑。「怎麼了？」

「真要我去坐霸王船嗎？」

「不會有事的。」他十分肯定地說，「除非妳想留在這兒。」

「……好吧！」狄霏慎重地點頭。

事到如今，她只好硬著頭皮上了。

狄霏戰戰兢兢地上了船。

她敢說，自己這一生從不曾如此瘋狂，如果……如果她被發現了……老天！她沒有勇氣再繼續想下去，趕緊閉上眼睛祈禱。

「小姐，能告訴我妳的芳名嗎？」

她嚇得睜開眼，立即瞧見一名身著白衣的服務生在她眼前面帶笑容地問。

他也有一雙綠眸？！狄霏怔了一下。綠眸並不奇怪，卻也不多見，然而今天她竟一下子見著了三個……

驀地，她發覺周圍的人全有著綠眸，只是顏色深淺各異。

她大吃一驚，不禁懷疑這是一艘什麼樣的客輪，目的地又是何處？

此時，她才開始覺得自己大意又粗心了，竟隨隨便便聽了一個老人的話就上船，她該不會被殺，然後被製成人肉叉燒包吧？！她不要啊！

「小姐，能告訴我妳的芳名嗎？」那名服務生有些好奇地又再輕聲問了一次。

「你要做什麼？！」狄霏心煩意亂地大吼了一聲。

「知道妳的名字，我才能帶妳到妳的房間去，房間的門牌上都有寫上名字的。」服務生被兇的有些莫名其妙。

「哦……」狄霏尷尬地笑了笑，「我叫狄霏。」

狄霏？！他有些奇怪地看了她一眼。他不記得他們這一族裡有姓狄的啊！難道是新的夥伴？

「請跟我來。」雖然他心中疑惑，但仍是禮貌地領她到一間客房，為她打開門，然後將鑰匙交給她。

「謝謝。」關上門，狄霏放下行李，有些疲累的躺進柔軟舒適的大床之中，但心裡仍無法放鬆下來。

會被發現嗎？她仍是擔心不已，因為她從沒做過這種事。

她第一次領略到何謂孤單！在這艘船上，她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可由於她真的累了，一會兒後就不知不覺地進入夢鄉，但沒多久又大叫一聲，滿身大汗的驚醒，抬眼看了看四周，頓時鬆了一口氣，還好仍然只有她一個人。

她在心中告訴自己，下一次，她絕對不會再做違法的事，她的心臟不夠強壯，禁不起再一次這麼提心吊膽。

下了床，她自行李內找出一套連身長裙，然後抱著浴巾進浴室去。

在洗澡的時候，狄霏的思緒也不斷地轉動著，看著鏡中的自己，兩道秀氣的柳葉眉緊蹙。她是個道道地地的中國人，只是……天知道她的眼睛為什麼是綠色的？她問過父母親無數次，卻一直得不到答案。

也許是基因突變吧！她這麼安慰自己。

但她永遠也忘不了十八歲那年遇見的算命先生，他的話改變了她以後的生活，還記得那一天……

狄霏和母親徐夢蝶相偕到士林去逛夜市，走著走著，突然路邊有個先生出聲叫住了她們。「小姐，小姐，請留步。」

「怎麼了嗎？」徐夢蝶疑惑的轉過頭。

「媽，我們走了啦！」狄霏拉著母親就要走，她一向都不信算命那一套，深信人定勝天。

「小姐，這將關係到妳的未來。」算命先生神祕的說。

聞言，徐夢蝶立即停下腳步，「霏霏，我們就聽聽他怎麼說吧！反正我們也不趕時間。」

雖然不情不願，狄霏最後仍是順從地陪在母親身旁。

徐夢蝶優雅地笑了一笑，「先生，你剛剛的話有何含意？」

「是的，夫人。」算命先生微微頷首，「對不起，我能請問一下令千金的生辰八字嗎？」

「算命先生不是都很厲害的嗎？怎麼還要問我的生辰八字？」狄霏不屑地悶哼一聲。

徐夢蝶瞪了女兒一眼，「妳坐下。」

不希望母親生氣，狄霏只好依言坐下。

徐夢蝶將女兒的八字道出後，算命先生便面無表情地朝狄霏說：「麻煩妳把右手伸出來。」

裝得倒挺像的！她在心中嘀咕，但別無選擇，只好乖乖把手伸出去。

對方仔細瞧了瞧她的手掌後，慎重地道：「在妳二十三歲那一年，生命中將會出現極大的變數，吉凶難料，但若是彼此真心相待，則可逢凶化吉，一生平安富貴。」

狄霏心中很不以為然。一直以來她都認定算命先生只是把一些子虛烏有的事誇大渲染一番，然後拿出來唬人，反正編故事又不犯法，而且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妳不相信，對吧？」這時算命先生突然冒出一句。

不曾預料到他會有這麼一問，她頓時搖頭也不是，點頭也不好，只能怔怔地盯著他。

「那個人不是普通人。」對方正色地說。

「他有三頭六臂嗎？」她隨即回神，一臉漫不經心。

徐夢蝶不喜歡女兒這麼吊兒郎當的態度，低聲斥責。「霏霏，注意妳的言行。」然後又轉向算命先生問：「那人會對小女不利嗎？」她可不希望狄霏受到任何傷害，她可是她唯一的女兒。

算命先生卜了個卦，按照卦象來回答她的問題，「應該是不會，根據卦象上顯示的情形來看，他是個好人。」

好人？！狄霏不屑的想，她可不確定何謂好人。

「他不是普通人的意思是什麼？」徐夢蝶追問。

「天機不可洩漏。」算命先生一臉莫測高深地說，「我該說的，能說的，都已經告訴妳們了，其餘的恕我無可奉告。」

見問不出答案，徐夢蝶也不再問下去，自皮包內掏出三張千元大鈔要遞給他。

「我不收費的。」那人立即婉拒。

「這是我的一點心意，希望你能收下。」

算命先生仍舊搖頭。

「既然如此，那麼謝謝你了。」他堅決不收，徐夢蝶也只好作罷。

「不客氣。」

狄霏雖然不信讖緯之術，但是聽他說的玄妙，不由得有些疑心她的生命會有什麼變化，而那個人又是何方神聖？

「霏霏，霏霏。」

聽到母親的呼喚，她才猛然清醒，「怎麼了？」

「以後妳若要出遠門，一定得有人跟在妳身邊才行，否則就乖乖待在家裡。」

「媽——」狄霏頓時皺起一張臉，五官全擠在一塊兒了，就像包子。媽媽的這道命令無疑是在昭告從今天起，她的行動就不再那麼自由自在了。

「別想討價還價。」徐夢蝶截斷她的話，語氣再肯定不過。

於是從那時起，狄霏就被她那些護妹心切的哥哥們盯住，一點自由也沒有，所以，她不喜歡算命先生……

洗完澡後，看了看錶，才五點，狄霏決定到船上的各處去瞧瞧，說不定這樣她還能遇上一、兩個……嗯……同鄉的朋友。

二十一世紀即將是中國人的天下，她想遇見一個中國人應該不是天方夜譚吧？

鎖上房門之後，她左右看了看，作了個禱告的手勢。「希望我的臉上沒有寫偷渡客三個字，阿門。」

「狄霏小姐。」

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叫喚，狄霏的心臟頓時加速跳動著，身子動也不動地僵在原地。不會這麼巧吧？她的偷渡客身分已經被拆穿了嗎？！她戰戰兢兢地轉過身去。

「我想妳是第一次搭這艘客輪回去吧？」之前見過的那名服務生笑著問她。

狄霏鬆了口氣，點點頭。不過，她是第一次坐這艘船沒錯，但是，回去哪兒呢？

「那麼我有這個榮幸帶妳參觀這艘船嗎？」

「求之不得呢！」她連忙說，她現在是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了，「謝謝你！哦，對了，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嗎？」

「紀右司。」

「紀右司？！」好奇怪的名字！狄霏不禁複誦一次。

紀右司一臉疑惑地看著她，總覺得這女孩有點奇怪，他似乎感應不到她是同類，不過他很好奇，她居然能夠通過守衛上船來而不沒發現？！王上知道嗎？應該是還沒有人發現吧？

「這裡是酒吧，不論什麼時候妳都可以來這裡。」

狄霏朝他所指的方向望了一眼，這一眼看去，竟瞧見不少名人，有歌星、演員、音樂家、政治家、商業大亨……

這到底是什麼性質的客輪？她有股不祥的預感，不會是誤上賊船了吧？！

紀右司又指了另外一個房間道：「這裡是餐廳，再過去則是撞球室。」

狄霏有點心不在焉地跟在他身旁，紀右司走了幾步後，突然轉過身來，她一個不小心便撞上他。

「哎喲！」她慘叫一聲。

「狄霏小姐，妳沒事吧？」紀右司很不好意思。

「沒事，」她摸摸鼻子，還好，沒有撞扁。「怎麼了？」她側著頭看了看他的身後。

眼前赫然出現一個身穿黑衣的男子，長相和紀右司一模一樣。

是雙胞胎吧！心中一動，狄霏脫口就道：「他一定叫紀左司，對不對？」

「沒錯。」紀左司走上前來冷冷地打量她。

應該就是她了！紀左司瞄了弟弟一眼，眼中頗有責怪的意思，眼神彷彿在說著——你為什麼不呈報上去？

紀右司明白哥哥的疑問，他搖搖頭，一樣用眼神傳達——狄霏身分尚不明，不宜輕舉妄動。

狄霏莫名其妙地瞧著眼前這一黑一白的男子，這兩兄弟也真奇怪，不開口也能交談？！他們一個穿白衣，一個穿黑衣，是為了要突顯兩人的不同嗎？以防別人認錯？

她再次仔細地觀察了兩兄弟。紀右司，溫柔體貼而且面帶笑容，就像冬天的太陽一般，可以溫暖人心；紀左司，冰冷疏遠，一張撲克臉，內斂的情緒讓他有股滲透人心的寒意。

這兩兄弟的差別真大！分析完畢，狄霏才出聲打斷他們的無聲交談，「如果你們兩個還要這麼繼續含情脈脈地凝視下去，那麼我先失陪了。」說完便快步走開。

「狄霏小姐，請等一等。」紀右司立刻跟了上去。

紀左司則是心中已有計較地點點頭，轉身離開。

「怎麼了？」狄霏問。

「我還沒完成我的任務呢！」紀右司仍是好脾氣地帶著微笑。

「他呢？」她指著紀左司離去的背影。

「我哥他還有事，必須先離開。」

雖然明知不該問，但狄霏卻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他……嗯，我是說你哥哥，他一直都是這麼冷冰冰的嗎？」她在心中無聲地加了句：就像剛從冷凍庫拿出來的冷凍水餃一樣。

紀右司俊秀的臉上掠過一抹愁緒，「他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當他驚覺到自己在說什麼時，猛地住了口，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會對一個身分不明的女孩訴說私事，這太不可思議了！

「為什麼不說下去？」狄霏催促他。

「沒什麼，舞廳到了。」他連忙轉移話題。狄霏有種令人信任的特質，他不想看見她受傷害，可是，他又不能坐視族人有危險而不管……

她沒有惡意吧！他忍不住在心裡為她辯護，可一旦她的身分暴露的話，恐怕會引起一陣騷動啊！

一陣柔和浪漫的音樂聲由舞廳內傳出，狄霏有些著迷地站在門口，望著裡面一對對翩然起舞的男女，感覺自己好像來到了十六世紀的法國宮廷舞會上，一切恍若夢境一般。

「到底這艘船的主人是何方神聖？」她滿心疑惑。

「我們老闆是倚廷洛。」

「倚廷洛？」！」狄霏對這名字有點印象，如果她沒記錯的話，這個倚廷洛應該是跨國企業「威遠集團」的總裁。

雖然她從沒見過他，但是也聽過不少有關倚廷洛的傳聞，譬如他年輕有為、有遠見、英俊瀟灑，而且是個懂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企業才子。

不過，他十分神祕，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和背景，更沒有人敢去挖掘他的祕密，除非那個人想與龐大的威遠集團為敵。

「他也在船上嗎？」狄霏興致勃勃地問，很想一睹傳奇人物的廬山真面目。

「是的。」紀右司點點頭。

「我能見到他嗎？」

「會有機會的。」他淡答一句，便繼續帶領她參觀整艘船。

當他們走完整艘船之際，已是夜幕低垂，明月高掛天空的時刻了。

「妳知道餐廳怎麼走嗎？」他問。

「知道，我自己去就行了，謝謝你。」說完，狄霏便朝餐廳的方向走去。

紀右司目送她窈窕的身影消失在轉角處後，一抹黑影也閃了出來。

「查清楚她的身分了嗎？」

「左司，你……」

紀左司面無表情地直視著弟弟。

「你不會想殺了她吧？」紀右司試探地問。

「如果有必要的話。」紀左司雙手抱胸，斜倚在牆上，一雙飽含深意的眸子直盯著弟弟，「你對她有好感？」

「她是無辜的。」紀右司並不作正面回答。

「你應該清楚，如果我們的身分洩漏了的話，那我們將會面臨怎樣的浩劫。」紀左司冷聲提醒他。

「我知道，但是，她不像那種人。」紀右司仍為狄霏說好話，雖然他和她並不熟。

「你太容易相信別人了。」紀左司無奈地道，「別忘了我們的職責所在。」

「我明白。」

「那就好。對了，你有沒有瞧見先知的蹤跡？」

紀右司想了一下，才道：「沒有耶！他好像不在這艘船上。」

紀左司略挑了挑眉，「那麼他會去哪？」

沒有人能回答他的問題，因為先知做的事通常是沒有人猜測得到的。

「王上找他嗎？」

「沒錯。」紀左司沉吟了一會，才又說：「王上正在煩惱婚姻大事。」

「婚姻大事？！」紀右司笑了笑，「想嫁王上的女人太多了，他有什麼好煩惱的？」有時候他還真佩服弟弟的單純，「嫁給他的女人必須能接受他的身分才行。」

「不然就娶同類好了。」紀右司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

這是哪門子的餽主意！紀左司瞪了他一眼，「你忘了很重要的一點，根據人狼的習俗，王上必須娶人類才行。」

「哦！對。」他倒是忘了這一點。據說人狼始祖的愛情相當轟轟烈烈，他費盡千辛萬苦才娶到心儀的女子，而對方正巧是人類，之後的幾代狼王選擇的伴侶也奇異的都是人，所以才有「人類女子才是狼王命定伴侶」的不成文習俗流傳下來。不過要娶異族其實真的很不容易，有些女人總愛大驚小怪，雖然他們的身分是人狼，但他們也和人類一樣，並沒有非常奇特的地方，也許……會變身是重要因素吧！

紀右司自窗戶望向夜空中的明月，又快接近月圓的時候了，愈接近月圓，他們的能力也愈強。

「看緊她吧！」

「我知道，謝謝你。」收回視線，紀右司欣喜若狂，知道左司這麼說，就表示他放過狄霏了，那麼現在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為她的身分保密！

其實現在的狄霏什麼也不知情，怎麼可能會危害到族人的安危呢？但是，一旦到達月夜島之後，她就不可能什麼都不知道了。

也許該找個時間把狄霏的事和王上說一下。紀右司在心中暗暗下了決定。

「右司哥，右司哥？」

紀右司驟地從沉思中回過神來，左右望了一下。左司不知何時已經離開了，那是誰在叫他？

「這裡啦！」那個聲音又響起。

他看到一個嬌俏的妙齡少女自某一間客房的門縫中探頭，朝他招了招手，又立即縮了回去。

念荷？！她怎麼來了？紀右司怔了一下，迅速進入那間客房。

「妳怎麼上來的？」他劈頭就問。

「當然是走上來的。」倚念荷轉了轉她靈活的綠眸笑道。

「我當然知道妳是走上來的，難不成妳還會飛！」紀右司仍是笑笑的，「王上知道嗎？」

她搖了搖頭。

「妳不怕挨罵？」王上一向都不准念荷離開月夜島的。

「只要你不說、我不說，就不怕我大哥他知道啦！」

「我為什麼要替妳保密？」紀右司不禁失笑。她忘了他是聽命於王上的嗎？

「我們是好朋友嘛！」倚念荷理所當然地說。

他不以為然地反駁，「我是聽命於王上的，妳忘了嗎？」

「右司哥，我又不會亂來，你就當日行一善嘛，別告訴我大哥啦！」倚念荷開始撒嬌。

紀右司沒有說話。

「好不好嘛？」她仰著俏臉問。

沉吟了一下，紀右司才終於答應，「只要妳不亂跑的話，我就替妳保密。」唉！

誰教她是他最疼愛的小妹妹呢？

「我絕對不會亂跑的。」倚念荷信誓旦旦地道。

「好了，妳該告訴我偷偷上船來的目的了吧！」

「人家只是想來看一看嘛！」倚念荷嘟著櫻唇的模樣十分惹人憐愛。

他伸手捏捏她小巧的鼻子，笑道：「再不久妳就要滿十九歲啦！就可以到外面去看看，何必這麼性急？」

「又沒有什麼不同！更何況船上也沒有奇怪的東西，真不明白大哥幹麼不准我上來。」倚念荷臉上盡是掩不住的失望。她原以為船上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怎知一切都很平常嘛！

「妳不會不知道島規的第一條是什麼吧？」紀右司板起臉孔。

「我知道，月夜島島規第一條：必須年滿十九歲方能到外面的世界去一闖天下。」她吐吐舌頭。

「那就對啦！王上只是遵守島規罷了，王上是一島之主，他不能以身作賊啊！必須令島上所有的族人信服才行。」他實在是拿她沒辦法。

「哦。我漂亮嗎？」倚念荷突然冒出這麼一句。

「呃？！」紀右司頓時怔住，這風馬牛不相及的答案著實讓他一時反應不過來。

倚念荷在原地轉了一圈，又問一次。「我漂亮嗎？」

紀右司這才訥訥地道：「當然漂亮啦！」

「你騙人。」她不悅地嘟起嘴。

「沒有啊！我說的是真心話，妳一直都很漂亮，就像仙女下凡一般。」他竭盡所能地說出他自認最能令女孩子陶醉的甜言蜜語。

但倚念荷偏要雞蛋裡挑骨頭，「你騙人，騙人，仙女哪有剪男生頭的？」

「現在就有啦！」紀右司努力表現出一臉真誠，心裡則默唸著：上帝原諒我吧！他現在才發現人狼還真難做啊！女狼心，海底針，說她漂亮也不行，說她醜更不成，唉！人狼真命苦。

「好吧！我就相信你一次好了。」倚念荷這才滿意地說。

紀右司差點高呼謝主隆恩。「妳記得，千萬別亂跑哦！」

「我知道啦。」

「我待會再替妳端晚餐過來。」說完，他便轉身往外走。

倚念荷及時拉住他，「右司哥，要是你有空的話，可要來陪我哦。」

「好啦！」他帶著寵溺的笑容離開。

倚念荷在他離去之後，才猛然想到她忘了問方才和他在一起的那個漂亮長髮女孩叫什麼名字，不過，她相信她和那長髮女孩會再見面的，在月夜島上。

她對那名長髮女孩頗有好感，希望她們兩人能成為好朋友，如果可以的話，那麼她就有伴了。

## 第二章

倚廷洛坐在椅子上閉目養神。

這一季的聚會又到了，身為人狼一族之王，他有太多的事必須處理，而身為威遠集團的總裁，他更是忙碌，總有處理不完的公事，但屋漏偏逢連夜雨，如今他的難題，隨著年齡將至島規規定的適婚年齡又加了一樁。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古人所言甚是，但是，常年忙於族內事務與公事的他，一時之間要到哪兒去娶個妻子回來？

突然，那翻遍皮包找船票，順手丟給他一塊「麵包」的女子容顏浮現在他的腦海。倚廷洛有些驚訝，他居然會想起不久前才遇到的那名陌生女子。他承認她十分引人注目，而且也有一雙綠眸，但是，他沒有理由對她念念不忘啊！

是的，沒有理由，畢竟他和她只有一面之緣罷了……還是，這就是所謂的一見鍾情？！

來不及細想，驀然他又感應到有某個和他極親密的人正在這艘船上，因為就快月圓了，所以他的能力也漸漸變強。

念荷！他知道此刻在船上的人正是妹妹，但，她怎麼來了？這丫頭真令人頭疼。

「叩！叩！」敲門聲打斷了倚廷洛的思考。

「進來。」他睜開雙眼，看著紀右司推門而入。

「王上，我有件事要告訴你。」紀右司躊躇著不知該如何開口，而且他也怕此舉反而會對狄霏更不利。

看見貼身護衛一反常態的舉止，倚廷洛很好奇究竟是什麼事情會讓一向豪爽的右

司吞吞吐吐的？

「我……」就在紀右司準備全盤托出之際，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打斷了他正要出口的話。

「進來。」倚廷洛的聲音透露了些許的不耐。

一名少年開門進來，語調十分急促地說：「王上，我們發現了一名人類女子混入船上。」

「她現在人呢？」倚廷洛鎮定地問。居然有人能混上船，而且還是一名女子，這倒引起他的興趣了，且他並未忽略右司的臉色因這話而一變。

「王上，她正被困在餐廳裡。」少年必恭必敬的回答。

擺了擺手，他詢問身前的紀右司。「你剛才要跟我談什麼事？」他有預感，他要說的事應該和這件事有關。

「此事稍後再談。」紀右司趕緊說，他知道他得快些請倚廷洛移駕去救狄霏才行，否則，遲了只怕她會被撕成碎片！「那名女子需要王上的援手，請王上去救她，好嗎？」

倚廷洛詫異地揚了揚眉，然後吩咐一旁的少年。「你去傳達我的命令，誰都不許傷害那名女子。」

「是，王上。」少年領命而去。

待少年離去後，倚廷洛便不發一語，他在等著眼前人的解釋。

知道他的意思，紀右司立即如實說明一切。

不發一言地聽完後，倚廷洛綠色的眸子突然晶亮得耀眼，「你是說，你並不了解那名女子？」

「是的，只知道她叫狄霏。」

「而你希望我出面救她？」倚廷洛很好奇他為何會有此反應。

「除了你，我想不出還有誰有此能耐。」紀右司照實講，「你不是一向都主張要與人類和平相處嗎？難道你要眼睜睜看著一名無辜的女子受害？」

「你為什麼要替她求情？」倚廷洛反問他，「你和她並不熟，不是嗎？」

紀右司微微一笑，「也許該說是有緣吧，而且狄霏也有一雙綠眸。」

綠眸？！倚廷洛又再次想到那個不知名的女孩，他甩甩頭，企圖要將那女孩的倩影給甩出腦外。

「其實你自己就能夠救她的，毋需我出面。」他拍拍紀右司的肩膀。

「哦？」紀右司不明白他何出此言，還有什麼方法是他沒有想到的？

站起身往外走，打開門後，倚廷洛頭也不回地道：「只要你肯娶她的話。」

聞言，紀右司的眼珠子差點掉下來，一臉不敢相信地瞪著前方人的背部，彷彿想要看透他心裡在打什麼主意。

許久沒有聽到回答的聲音，倚廷洛回過身來，正好瞧見一臉驚愕的手下。

「娶她？」紀右司愣愣地重複著這兩個字。

「沒錯。」微笑地說完，他隨即邁開步伐朝餐廳前進。他可不希望壞了月夜島的規定，更何況他身為一族之王，更沒有理由破例，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宣布那個

狄霏即將成為同族了。「這是唯一的方法。」他強調。

紀右司頓時攢眉。他真要為了救一名人類女子而付出一生作為代價嗎？他無法想像他和狄霏共同生活並且生兒育女的情景，這可難住他了。

不忍見他為難，於是倚廷洛說：「先看看情形如何，然後再隨機應變吧！」

只好如此了！紀右司無奈地點點頭，跟隨著他往餐廳走去。

整間餐廳鴉雀無聲，一名女子被困在中央。

那名女子氣定神閒地啜了口茶，彷彿對周遭圍觀的人群無動於衷，更無視某些人的張牙舞爪。

好氣度！倚廷洛在心中稱讚，只是她背對著他，不知她的長相如何？

「王上。」

「王上。」

此起彼落的恭敬喊聲自狄霏身邊不斷出現，但她並沒有聽清楚他們在喚什麼，更沒有回頭去看，只是很困惑。

事實上，她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一下子全餐廳的人都對她有著敵意，她只不過回了問話的人一句「我當然是人，難道你不是嗎？」而已，她真的不知道他們是怎麼了？

「狄霏小姐。」

「右司！」一聽到熟悉的聲音，狄霏掩不住見到熟人的狂喜，立刻轉過身，卻不小心撞倒椅子，不禁在心中哀喊。老天，她從不曾像此時此刻這般困窘過。

是她！倚廷洛的眼睛霎時一亮，他沒想過還能再見到她，莫非這是天意？天意安排他和她再次相遇，那麼他是不是可以期望……

「你是……」狄霏此時才發現紀右司身旁器宇非凡、長相俊帥的男人，「碼頭上——」

「咳！咳！」倚廷洛清了清喉嚨，當下就決定要救她，不是讓右司英雄救美，而是他自己親力親為。「我要在此宣布一件喜訊。」

這句開場白讓紀右司霎時瞪大眼睛。什麼喜訊？不會真要他娶狄霏吧？雖然她很美，但是，他可不愛她啊！

原本有些嘈雜的餐廳頓時安靜下來。

狄霏也不解地望著這名帥哥，突然有種不祥的預感。

「不想死的話，待會兒妳千萬別出聲，知道嗎？」心一橫，紀右司在她身旁低聲叮嚀。他決定了！眼下救人要緊，就算要暫時犧牲他的終身幸福，也只能認了。

狄霏只是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沒有回答。

「知道嗎？」他不放心的又問了一次，非得到她親口保證不可。

「……好吧。」狄霏拗不過他，只好不情不願地答應。

「這位狄霏小姐是我的未婚妻。」

此話一出，立即引起不小的騷動，就連紀右司和身為當事人之一的狄霏也不例外

的露出錯愕表情。

「我……」呆怔過後，狄霏原想出聲反駁，但接收到「未婚夫」投來的警告眼神，只好暫時遵守對紀右司的承諾，忍耐著不出聲。

她告訴自己，這大概只是什麼權宜之計罷了，為了保命，她也只好委曲求全。所以接下來她也沒仔細聽她的「未婚夫」又說了些什麼，反正她不在乎，只希望趕快離開這個地方，遠離這些行為怪異的人。

「接下來的時間我要和我的未婚妻獨處，大家請自便吧。」倚廷洛宣布完這個消息後就帶著狄霏離開了。

紀右司此時滿是疑惑，為什麼王上會願意以一生的幸福來救狄霏？難道……他們之間曾發生過什麼事？

倚廷洛從容地帶著狄霏來到他在船上的辦公室，這才好整以暇地打量起一進來就兀自發著呆的女孩。

過了許久，逕自沉浸在自己脫逃大計思緒中的狄霏才回過神，先是一頭霧水地轉頭左右瞧了瞧，才發現自己正和那個美男子獨處一室。

真是的！男人沒事長那麼英俊幹麼？害她一回神就不小心被電了一下，緊張得心跳大概變成一百二十下了，看來得和他保持距離才行！狄霏在心裡嘀咕，偷偷將身子挪開了一些。

「你……是誰？」她揚眉、瞪眼地問他。

「我？」倚廷洛故意指了指自己，「我是你的未婚夫啊！」他實在是愛極了逗她的感覺。

「未……婚……夫？！」即使剛才就已聽過他的宣言，但再次聽見，狄霏還是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她搖搖頭，又退了兩大步，「我什麼時候和你訂婚的？」

「今天。」他故意逼近她，「你知道你現在身在何處嗎？」

「知道，船上，不是嗎？」

「沒錯，但是你知道嗎，這艘船不是每個人都能搭的。」倚廷洛點頭，仍沒停下步伐的意思。

狄霏又退了一大步，「你別再靠近了，我們最好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倚廷洛揚了揚眉，祖母綠般的眼眸中盡是疑問。難道他有傳染病？

「難不成這是賊船？」見他真的停了下來，狄霏這才又挑釁地說。

「恐怕更糟。」他並不是危言聳聽，她一上這船，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了，一是成為他們的族人，二則是一死路一條。

不過他愈看她愈有趣，可捨不得她就這麼香消玉殞，所以啦，她只好別無選擇的嫁給他了，至於感情，他相信在回月夜島的一路上，只要他夠努力，一定能夠培養出來的。

狄霏的心頓時漏跳一拍，「怎麼說？」

他緊盯著她，緩緩說出只有本族人才能知曉的祕密，這也意味著她不再有退路

了。「我們並不是純種的人類，我們是人狼。」

「人狼？」狄霏呆呆的重複，一時間還無法消化這個美男子透露出來的消息。

人狼？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除了人類之外的物種？！

「是的，沒錯。」倚廷洛十分注意她的表情，他希望她不會無法接受他的身分，不會排斥他才好。

「人狼……會吃人嗎？」好不容易消化完畢，狄霏怯怯地問。大概是因為眼前這人看來和普通人並沒有兩樣，所以她不怎麼懼怕，只是有些好奇。

「吃人？！」倚廷洛啼笑皆非地看著她，「我們已經好久不吃人了，拜託，狄小姐，我們雖是屬於人狼一族，但我們也是很文明的。」

聽到他稱呼她為狄小姐，狄霏這才猛然想起，她到現在連他的名字都還不知道，「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倚廷洛。」

原來他就是倚廷洛？這艘船的擁有者，那個威遠集團的總裁？！人真的長得帥，名字也取得好，不過，她可不會隨便稱讚陌生男子，「這艘船要開往何處？」狄霏又轉換了個話題。

「月夜島。」

「有這個島嗎？」她一臉好奇，她從沒聽說過這個島。

「當然，那是我們族人居住的地方。」

狄霏有些不確定地輕聲問：「我……能不能在中途下船？」

「當然可以。」強忍住笑，他一本正經地點頭。

「真的？！那太棒了，我可以在哪個港口上岸？」狄霏如釋重負地問。

「不，你弄錯了，這艘船在開往月夜島的途中不會再停泊於任何一個港口，你想中途下船，只有一個方法……」說到這，他停頓了一下，然後才又一字一字地說：「那就是跳船。」

聽見他的話，狄霏真是恨不得狠狠踹他一腳！這人簡直是吃飽了撐著，才會尋人窮開心嘛！

瞧她氣鼓鼓的樣子，倚廷洛也知道她現在恨不得將他千刀萬剗，可他就是喜歡她這種生氣也很可愛的模樣。

「你生氣了？」他嘴角帶笑。

「廢話！」狄霏咬牙切齒，「難不成我要覺得高興、榮幸，因為我被你當猴子耍？」她怒氣沖沖地逼近他。

倚廷洛見狀，暗自高興他的奸計得逞。什麼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他又沒病！不過，看不出來狄霏個子雖然嬌小，脾氣倒挺火爆的。

「我說的全是實話啊！」他故作無辜地說。

「實話？！」她嗤之以鼻，「好吧，那麼我什麼時候可以恢復自由之身？」

「這一點恐怕沒得商量。」

「為什麼？」狄霏又不自覺的靠近他一步。

現在倚廷洛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將面前的可人兒擁進懷中，但是他不想被狠狠咬上

一口，或者在他的俊臉上留下五爪痕，所以他選擇按兵不動，反正來日方長，他不介意慢慢來。

他就不信她能插翅飛上天去，注定該是他的老婆，就不會變成別人的太太！雖然有些快速，但他愈來愈明白自己的心意，也樂於接受，無論如何，他今生是認定唯有她才是他唯一的妻子了。

見他遲遲不回答，狄霏伸手推了推他，「喂！喂！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

「是，是，狄大小姐。」倚廷洛好笑地瞅著她，不過接下來他要談的可是正事，於是很快的一改玩笑的態度，正色道：「月夜島有條島規，凡是誤上本島或本船的人，都只有兩個選擇。」說到這他停了下來，深深地看了她一眼，他想，她不會寧願死也不願嫁給他吧？

「什麼選擇？」狄霏的好奇心被他激了起來。

「一是成為我族之人，二是死路一條。」

她一聽，馬上哇哇大叫，「真霸道！生命是何等尊貴，你們怎麼可以草菅人命？！」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自古以來，人類一直無法接受非我族類的存在，生怕我們會迫害你們，也因此洩漏身分的人狼通常下場都會十分淒慘，所以為了我族人的安危，妳只有這兩個選擇。」

狄霏皺著眉頭直盯住他，好半晌後忽地閉上眼，像是壯士斷腕般仰起頭，「你咬我吧！」她還年輕，可不想這麼早就翹辮子，所以只能選擇成為他的同族了。

倚廷洛見狀，忍不住大笑。

聞聲，她立刻睜開眼，怒聲質問：「你又要我？！」

「不——不——」他連忙解釋清楚，「我只是笑妳電影看太多了，我們是人狼，又不是吸血鬼，妳要我咬妳做什麼啊？」

「可是你不是說我得成為你們的族人嗎？」她不解。

「我的意思是妳得嫁給我才行。」

「嫁給你？！」狄霏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他剛才居然是說真的！

可她不明白，以他這等俊帥的外表，哪怕娶不到妻子，為什麼他肯為了救她而娶她？莫非……他有什麼隱疾？

接觸到她懷疑打量的眼光，倚廷洛立刻明白她在想什麼，真是服了她的超凡想像力。「我可是一切正常。」他為了保護名譽而申明。

「哦？」狄霏似乎仍是不信。

突然，他不懷好意地邪笑，「不然，妳不妨試試看。」

狄霏豈會聽不出他話中的含意，她頓時紅了臉，羞赧的別過頭去，「算了，算了，我相信你就是。」

倚廷洛有些看傻了，他發覺除了逗弄她很有趣外，自己也愛上她嬌羞的模樣、喜歡她火辣辣的兇悍，也許他真的有幸一嘗他原本不敢奢望的愛情。

如果真的可以，他一定會珍惜的！他願以狼王之名起誓，若狄霏能真心愛他，那麼他必定盡一切力量來守護她，絕不讓她受傷害。

「那……我們就暫時先訂婚？」

狄霏神色複雜地瞅著他看，深呼吸了幾口氣後才微點了下頭。「……嗯。」她真不敢相信在這一天之內，自己居然和一個幾乎是全然陌生的男人訂婚了，而且還極有可能會和他結婚，她不敢想像如果家人知道了，會有什麼樣的情形發生。可在無法預知未來的情況下，她不得不先妥協，但奇怪的是，對於這個決定，她竟沒有感到什麼委屈。

即使這個男人老是在惹她生氣，但不可否認的是，一對上他的綠眸，自己便怎麼也無法真的生氣，只因在他的眼眸中，她瞧見了真誠和……喜歡？她不知道能不能相信這些情緒皆是因她而起，但是，竟有些希望真是如此。

這種奇怪的感覺代表了什麼？她困惑地皺起眉。

「叩！叩！」敲門聲打破了室內的沉默。

「進來。」倚廷洛走至書桌後，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一身黑的紀左司開門進來，「王上，念荷小姐在船上。」他淡淡地報告。

「我知道。」倚廷洛並沒有多大的訝異，他早就察覺到念荷的存在了，「右司也知道？」

紀左司沒有否認。

他擺了擺手，「你還沒見過我的未婚妻狄霏小姐吧？」

「狄小姐。」紀左司十分恭敬地喚，但是英俊的臉上仍是毫無表情。

狄霏點了點頭，她想，如果拿塊石頭往他的臉上砸去，說不定能聽見兩塊石頭相碰撞所發出的聲音。

「左司，以後狄霏的安全就由你負責，知道嗎？」倚廷洛命令。

「是。」紀左司立刻領命。

「我不需要別人來保護我。」狄霏這會可有話要說了，「我一向都能保護我自己。」

「你去把念荷帶來見我。」倚廷洛吩咐完紀左司，見他離去後，才轉向狄霏，溫柔地說服她，「妳就別拒絕我的安排，好嗎？我可不希望我的新娘子有危險。」

那一句「我的新娘子」讓狄霏莫名的有些害臊，「……好吧。」不過她還是有附帶條件的，「可是，他不能干涉我的行動哦！」

「給點建議總可以吧？」他很聰明的討價還價。

「好吧！」狄霏在心中嘆了口氣。唉！美男子的軟言耳語總教人無法抗拒，誰說英雄難過美人關，英雌不也抗拒不了美男的魅力嗎？至少她就是如此。

「別這麼委屈，左司不會太過限制妳的。」倚廷洛見她垮下臉，忍不住伸手把她的嘴角往上推。

因為太訝異，狄霏只是愣愣地任他的手作亂，看他像個孩子般滿意的笑開，一時間竟看傻了眼。

這樣的舉動，好像兩人很熟悉似的，明明他們才認識不久啊，而且，她居然也沒有厭惡的感覺？！

正當她想再細思原由時，「叩！叩！」的敲門聲又再度響起。

「進來。」倚廷洛收回手，應了一聲。

門一開，紀左司帶著一名短髮女孩走了進來，狄霏十分好奇地打量著對方。

而倚念荷亦一臉訝異地望著這個出現在她大哥辦公室的長髮女子。她怎麼會跑到這裡來了？難道是大哥的女友、她未來的嫂子？那可要好好巴結一番了！

「嗨！妳好，我是倚念荷。」她馬上朝對方揮了揮手。

狄霏愣了一下，「呃？妳……」

「妳叫什麼名字，能告訴我嗎？」倚念荷一臉巴結的笑容。

狄霏正準備回答之際，倚廷洛已替她回了話，「她叫狄霏，是妳未來的大嫂。」然後就伸手拎住妹妹頸後的衣領，像拎小雞般將她拎到身後，「妳為什麼在這艘船上？」他轉身逼問。

倚念荷靈機一動，趕緊撒嬌道：「大哥，人家是想上船來看看未來的大嫂而已嘛！」倚廷洛才不信她這一套，「妳不會不知道島規吧？」

「……大哥，你就原諒我這一次嘛！我保證絕對不會再有下一次了。」她哀求著，語調如泣如訴。

「妳是要禁足三天呢還是從這兒游回島上？」倚廷洛毫不留情。畢竟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他不能徇私，多多少少得給念荷一點教訓，否則，他如何令族人信服？不過他也知道妹妹一定會選擇前者，因為她是隻旱鴨子，根本不會游泳。

「禁足三天啦！」倚念荷嘟著嘴咕噥，「如果二哥在的話，他……」她深信她二哥倚仲君一定會為她求情的。

倚廷洛打斷她的話，「他也得服從我的決定。」

「大哥，你真不懂得憐香惜玉！」她不禁埋怨。

「憐香惜玉，對妳？」

倚廷洛很不給面子的作出一副「讓我死了吧」的表情，不僅逗笑了狄霏，連紀左司的嘴角也微微上揚。

倚念荷氣得直跳腳。「大哥——你欺負我，等媽回來我要跟她說！」

「我有嗎？」他又一臉無辜的攤開雙手。

氣不過的倚念荷立刻轉向紀左司和狄霏尋求支援，她可憐兮兮地說：「拜託你們替我說說話，主持一下公道，好嗎？」

基於同是女性同胞的緣故，狄霏當然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喂，你就別再逗你妹妹了嘛！」

倚廷洛只覺得這聲「喂」很刺耳，不禁皺起眉。「霏霏，麻煩妳叫我廷洛或者其他的暱稱，就是別叫我喂，可以嗎？」

霏霏？狄霏再度不爭氣的紅了臉。他還真會答非所問呢！強自壓下那股不知為何而生的羞意，她故意板著臉說：「你不再欺負你妹妹的話，我就不叫你喂，如何？」

「成交。」

倚念荷立刻朝狄霏投去感激的一瞥。現在她相信，只要有狄霏在的一天，她就不怕大哥欺負她了，有大嫂會幫她嘛！

她高興得幾乎想大叫，未來的日子是美好的！「大哥，我可以走了吧？」她想早早開溜，以免礙了她大哥的眼，又憑空得到無妄之災。

「當然，別忘了妳要禁足三天。」倚廷洛不忘提醒。

「知道了啦！」她沒好氣地回答，心裡直罵他是個忘恩負義的人，枉費她還知道要留給他和大嫂獨處的時間，早知道會得到這等回報，那她還不如當一個五百瓦的大電燈泡，狠狠照亮他們，讓他什麼事都不能做，恨得牙癢癢的！  
嗯，下一次吧，反正女子報仇三年不晚嘛，倚念荷在心裡立下誓言。

Crescent